

# 佩察秋毫細

## 從檔案記載談雍正皇帝與眼鏡

侯皓之

雍正皇帝（一六七八—一七三五）對西洋物品的接受度頗高，他運用宮中資源，經常指示製作及陳設各類西洋物品，如眼鏡、千里眼、玻璃鏡、鐘錶及機械玩具等，以供他隨時賞玩使用，顯見洋玩意已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其中，眼鏡是雍正最喜愛的西洋器物之一，由於雍正近視，使得他幾乎不可一日無眼鏡。為供他配戴的需求，造辦處還設有眼鏡作，專為雍正製作各種不同類型的眼鏡。

雍正

雍正正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三位皇帝（圖一），在位期間勵精圖治，致力改革，貫徹政令，一掃康熙朝晚年的弊端，為之後的乾隆盛世奠定穩定的根基。然而，近代學者們的研究，多著重於雍正的政績，較少探討他的日常生活。實際上，公餘之暇，雍正的生活充滿各種樂趣，尤其特別的是，他習慣使用西洋物品，這源自於他的就學經驗。康熙皇帝（一六五四—一七二二）用心教子，要求嚴格，皇子們自幼開始讀書寫字，練習騎射，並學習不少西方自然科學與技術。雍正說幼年時



圖一 雍正帝觀書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《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內頁。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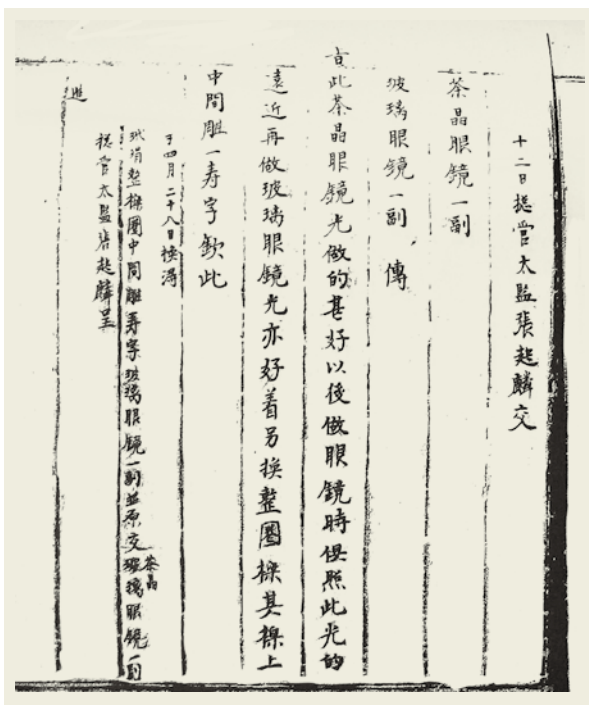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 雍正朝《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封面。

曾「奉命教允祥算學，日事討論」，可見雍正對數學有一定的基礎與認識，才能奉康熙指示，教怡親王允祥數學。除了鑽研學理外，康熙重視實務經驗，務使皇子們有親自操作西洋器具的機會。雍正曾回憶說：「昔年遇日食四、五分之一時，日光照耀，難以仰視。皇考親率朕同諸兄弟在乾清宮，用千里鏡，四周用夾紙遮蔽日光，然後看出考驗所虧分數。此朕身經試驗者。」因此皇子們對於西洋物品非但不陌生，而且相當熟悉。據《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的記錄顯示（圖二、三），雍正對西洋工藝美術的接受度頗高，他運用宮中資源，經常指示製作、陳設眼鏡、千里眼、玻璃鏡、鐘錶及機械玩具等各類洋玩意，供他賞玩使用，顯示西洋物品已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其中，眼鏡是雍正最喜愛的西洋器物之一，由於雍正近視，使得他幾乎不可一日無眼鏡。為供他配戴的需求，造辦處還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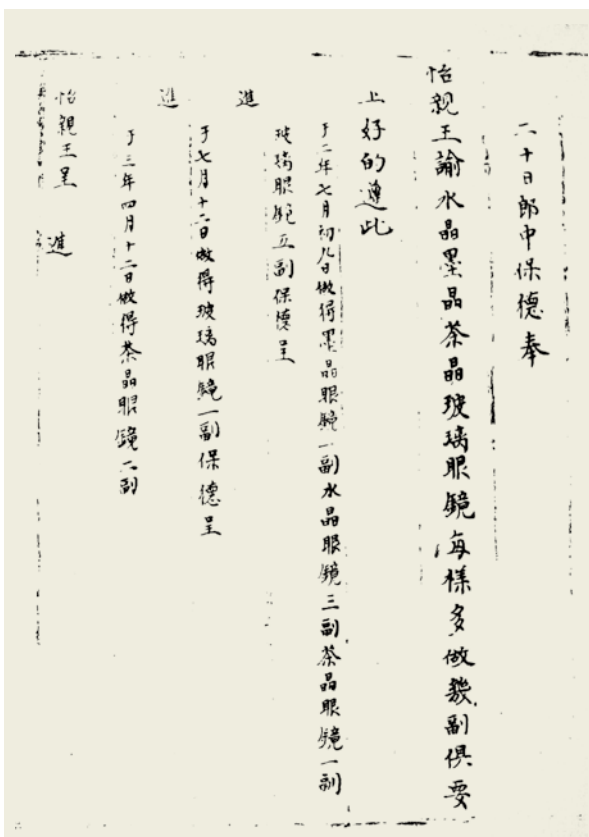
有眼鏡作，專為雍正製作各種不同類型的眼鏡。本文透過雍正朝《活計檔》與相關檔案記錄，探討雍正朝眼鏡的來源、特色、類型與用途。

### 雍正朝宮廷眼鏡的來源

清朝宮廷眼鏡的來源，有造辦處製作、西洋人進獻、王公大臣和粵海關的進貢等途徑。雍正朝時，在京服務的西洋傳教士，偶會進獻眼鏡，如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戴進賢神父（Ignatius Kögler, 1680-1746）獻給雍正西洋玻璃眼鏡一副。雍正傳旨：「著照朕用的眼鏡樣式裝修。再將盒內西洋字白紙簽著西洋人認看，寫漢字。欽此。」隨後由郎世寧（Giuseppe Castiglione, 1688-1766）認看該紙上寫七十歲字樣。十二月初二日，造辦處將眼鏡換得玳瑁圈、銀掐子兒皮盒。此則記錄反映三個重點，一是進獻的眼鏡可能於宮中作坊再裝修，配盒套，如此付眼鏡更換成玳瑁圈，配上銀掐子兒皮盒。二則顯示雍正好



圖四 雍正朝活計檔書影



圖五 雍正朝活計檔書影

學的精神，他要求西洋人認看盒內所附的西洋字白紙簽後，改寫成看得懂的漢字，顯見他認真求知的態度。三者雖然雍正指示以他用的眼鏡樣式裝修，但該付眼鏡實為七十歲的老花眼鏡，並不適合雍正配戴，僅能供給賞賜之用。

雍正御用眼鏡的來源，以造辦處製作為主，為此還特地設有眼鏡作坊，專為他製作配戴或賞賜用的眼鏡。雍正喜歡戴眼鏡，在活計檔中經常有傳

諭製作、陳設眼鏡的記錄。如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，傳旨：

此茶晶眼鏡光做的甚好，以後做眼鏡時，俱照此光的遠近再做。玻璃眼鏡光亦好，著另換整圈樑，其樑上中間雕一壽字。欽此。（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，〈雜活作〉）（圖四）

雍正正在位期間兢兢業業，認真工作，夜半二鼓，仍於燈下批摺。長時間工作，耗損眼力，必須透過眼鏡輔助閱覽，

對眼鏡的需求量極大，故雍正常傳諭製作或送進眼鏡，如雍正五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傳旨「上用眼鏡再做些。」雍正九年八月三十日，傳旨「有外進的眼鏡一百副，著配做匣子得了。」由於雍正經常傳諭製作眼鏡，且數量頗多，故宮中有一批製鏡匠專責製作眼鏡。

據活計檔載，「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二日，為做眼鏡栢唐阿楊國斌、馮杜壽、陳六十八、屈柱並玉匠劉廷貴、蘇弘文等六

名，總管海望穆森的話，此六人原係在天主堂隨西洋人當差，現今既在造辦處做活俱入本處冊內。記此。「栢唐阿」，或寫成「拜唐阿」、「栢唐阿」，是滿文**batangga**的音譯，為「匠役」的意思。楊國斌等六名華籍匠役，向西洋傳教士學會製作眼鏡的方式後，被調進宮中服務。從上可知，雍正朝宮廷透過製作、購進等方式，庫存眼鏡，以供皇帝需要時挑選使用。

### 雍正朝眼鏡鏡片的類型

雍正朝造辦處既有眼鏡作坊，又有專門匠役製作眼鏡，為滿足雍正求新求變的個性，眼鏡鏡片的材質也多有變化，如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，郎中保德奉怡親王諭：

將水晶、墨晶、茶晶玻璃眼鏡每樣多做幾副，俱要上好的，遵此。于二年七月初九日，做得墨晶眼鏡一副，水晶眼鏡三副，茶晶眼鏡一副，玻璃眼鏡五副，保德呈進。于七月

十二日，做得玻璃眼鏡一副，保德呈進。于三年四月十二日，做得茶晶眼鏡二副，怡親王呈進。（雍正元年十月二十日，〈眼鏡作〉）（圖五）

據此可知，雍正朝造辦處眼鏡製作已具相當水準，鏡片的材質分為水晶和玻璃二種。水晶鏡片又可分透明、茶色、墨色等多種顏色，如同今日的墨鏡。而據前引雍正指示：「此茶晶眼鏡光做的甚好，以後做眼鏡時，俱照此光的遠近再做。」顯然帶有顏色的水晶眼鏡不僅只是墨鏡的功能，還有度數，故雍正特別指出「茶晶眼鏡光做的甚好」，交代「以後做眼鏡」，要依據該副眼鏡的度數磨製。這種以水晶磨製而成的鏡片，據清代學者趙翼（一七二七—一八一四）在《陔餘叢考》中說：眼鏡「本來自外洋，皆玻璃所製，後廣東人仿其式以水晶製成，乃更出其上也。」西方眼鏡傳入中國，鏡片皆為玻璃。但當時中國尚未充分掌握製造玻璃的

技術，致使國產玻璃透光度不佳，無法用來磨製眼鏡鏡片。缺少材料，須尋找替代物品，故透光佳、硬度高的水晶，成為最佳選擇。另據陳康祺《郎潛紀聞》載：「今水晶眼鏡遍天下，市井驅僮且用之矣。此物興於國初，珍貴逾珠玉。」從上可知，以水晶磨製成鏡片，約始於明末清初，為我國獨創，可說是中國另類的創新，故趙翼認為較西洋玻璃眼鏡更勝一籌。水晶價格高昂，據孫承澤《硯山齋雜記》稱：「水晶尤貴，水晶之墨色者，貴至七八金。」難怪陳康祺說水晶眼鏡「珍貴逾珠玉」了。除了價格以外，關於玻璃與水晶鏡片的差別，乾隆皇帝在御製詩中指出「玻璃者過燥，水晶溫其性」，故他認為「玻璃云害眼，水晶則無弊」。以現代常識而言，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，玻璃鏡片對眼睛並無害處。然而乾隆卻認為「玻璃出於冶鍊，不若水晶無火氣，不致損目也」。故他雖於御製詩中提到眼鏡乃「老年所必須，



圖六 玳瑁眼鏡與木質綠鯊魚皮盒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，作者自攝。

佩察秋毫細」，但因避免「傷眼」，故一再強調「然我厭其為，至今未一試」。即便高齡八十八歲的乾隆，仍堅持「借物為明非善策」，辯稱「蠅頭弗見究何妨」，依然拒戴眼鏡。而相較於其父雍正，則無玻璃過燥的看法，無論是水晶或玻璃，只要製作精細，度數適合，他就樂於配戴，從上引雍正二年七月所進的十副眼

鏡中，就有五副是玻璃製品，可得到證實。雖然雍正擁有茶晶、墨晶等多種有色眼鏡，可惜未有配戴眼鏡的畫像，或是確為雍正戴過的眼鏡留存，故而雍正配戴墨鏡的形象，僅能自行想像了。

### 鏡框盒套材質豐富多樣

雍正喜愛追求時髦，對於鏡架與盒套亦非常講究。一般對眼鏡的框架通稱為眼鏡架，然而其實鏡架結構各有其名稱，如「鏡圈」或稱「鏡框」是裝配鏡片的框圈；「鼻托」將鏡架支撐在鼻樑上，與眼睛保持一定距離；「鏡腳」或稱為「鏡腿」，掛於耳上，用以固定鏡身；「椿頭」連接鏡圈和鏡腿。據活計檔載，雍正經常指示修整各式眼鏡架，如雍正四年八月三十日，太監劉玉交來水晶眼鏡一百副，傳旨：「此眼鏡圈子不好，照官樣收拾，匣子亦照官樣收拾，選好的做上用，平常的做賞用。欽此。」圈子即鏡框，雍正指示百副眼鏡因圈子造型不佳，故要求依照「官樣」收拾，並從其中挑選好的作為御用，其餘

平常則做賞用。實際上，即使是賞用眼鏡，雍正亦要求製作精細。據《活計檔》載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，傳旨：「朕著爾等做的賞用眼鏡、火燻包等件，雖係賞用，不可粗糙，務要精細，使外邊人員敬重欽賜之物。欽此。」由此可見雍正的個性，即便是平常賞用眼鏡，亦「不可粗糙」，「使外邊人員敬重欽賜之物」，無怪乎官員收到上賜眼鏡，深「以為殊榮」。

雍正使用的鏡框材質種類多，常以單一材質或加工裝飾製框，前者如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一日，傳旨收拾「洋漆圈墨晶眼鏡一副、玳瑁圈茶晶眼鏡一副、洋漆圈茶晶眼鏡一副、黑牛角圈茶晶眼鏡一副、黑皮圈茶晶眼鏡一副、銀轉盒茶晶眼鏡一副、黑漆圈玻璃眼鏡一副、漆圈玻璃眼鏡一副」等十一副眼鏡；又如雍正十三年三月十九日，做得備用玳瑁圈上用水晶眼鏡一副。玳瑁為海龜的一種，俗名為鷹嘴海龜，其甲殼甚厚，是極昂貴的雕塑材料，故以此材質為框，顯其貴重。（圖六）後者如雍

正三年六月二十九日，奏事太監劉玉、張玉柱交楠木棹上陳設的三十歲眼鏡一副，傳旨：「此眼鏡甚好，但圈上粘的阿格里木皮吊（掉）了，著收拾好，明日一早呈進。欽此。」這則記錄反映二個重點，一是這些鏡框係以「阿格里木皮」裝飾，頗為特別。阿格里又可寫成「阿哥里」，是滿文 *ageli* 的音譯，意為「樹包」、「樹結」，經常用以磨製成數珠。二則這副眼鏡並非實際配戴，而是作為室內陳設佈置之用。少數御用眼鏡裝飾極為精緻，以多種材料製成框架，如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，造辦處製成「玳瑁圈鋼簧銀招玻璃眼鏡二副」，即以玳瑁為鏡框，銀招為鏡腳，用鋼簧連結。雍正對物品美感要求極高，甚至到吹毛求疵的地步。他不僅要求眼鏡應充分發揮矯正視力的功能，又把鏡架視為臉上裝飾品，擁有各種款式眼鏡，顯見他相當時尚。為趕「臉上流行」，曾有較為特殊的要求，如他曾要求玻璃眼鏡換整圈樑，但要在「樑上中間雕一壽字」，此為當時盛行裝點，

取其「壽在眼前」之諧意。然而以今之審美觀，試想雍正若戴上刻有壽字眼鏡，則頗感滑稽。

俗諺「美食必須美器」，才能相得益彰。同理，雍正既講究鏡片與鏡架的材質，故御用眼鏡得須搭配精美盒套裝盛，以顯珍貴。分析活計檔，雍正朝造辦處的眼鏡容器分為套、盒二種，前者如紅羊皮彩漆罩套、喜相逢眼鏡套等，便於隨身攜帶；後者體積較大，作為室內貯放眼鏡之用。因不用於攜帶，材質變化較多，如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雍正從百副水晶眼鏡選出「上用眼鏡十副，紫檀木匣。賞用眼鏡十副，子兜皮盒。」前已述及，御用與賞用眼鏡品質不同，故御用者裝貯於較高級的紫檀木匣，而賞用則裝於一般皮盒。而雍正御用的眼鏡皮盒，則製作精緻，如銀掐子兒皮盒、黑撒林皮拱花盒、玳瑁圈鋼簧黑撒林皮拱花盒及鯊魚皮盒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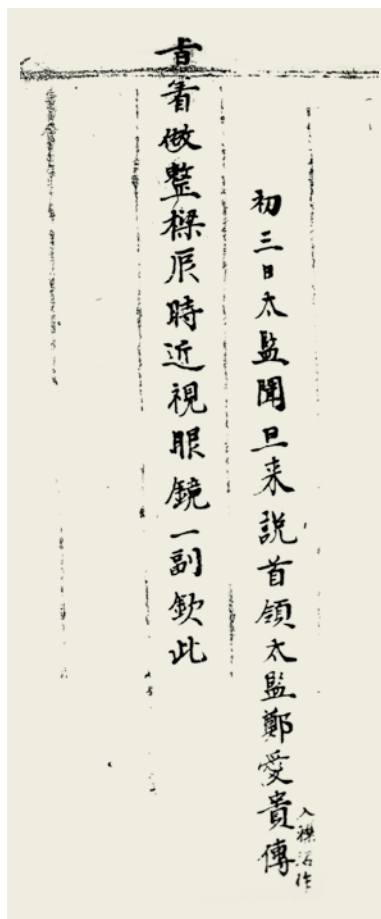
### 雍正皇帝向為近視所苦

雍正的視力如何？史籍

並無記載，但從活計檔的記錄推估，他在位期間一直為近視所苦。據活計檔載，雍正元年十月初二日，傳旨：「按十二個時辰近視眼鏡做十二付，再那個時辰看得多，得重做六付，欽此。」配戴眼鏡必先驗光，明末清初蘇州人孫雲球（一六二六一—一六六一）已編制出「隨目對鏡」的驗光技術，他運用凸凹鏡屈光原理，按照年齡和不同視力研製出老花、少花、遠視、近視等各種鏡片。據《在園雜誌》載，清代眼鏡「製時能按其年歲，以十二時相配合」；《鄉言解頤》云，眼鏡「以十二時辰編號，從亥逆數，由淺入深。」由此可知，雍正指示製作「十二時辰近視眼鏡」，即是要以「隨目對鏡」的方式驗光，再依結果多做六付。雍正元年，雍正雖已四十五歲，但傳旨做近視眼鏡，顯示他還沒有老花眼。關於雍正的視力，《活計檔》有則記錄可供參考，雍正六年八月初四日，雍正傳旨照玻璃眼鏡做一副茶晶眼鏡，試戴後說：「此眼鏡光與朕不對。」

郎中海望奏稱：「上交出做樣的匣上雖刻四十歲年紀，奴才與造辦處眼鏡制子比較，原係五十歲的，想必太老不相對，奴才再做四十歲的一副呈覽試看。」雍正表示不同意，並指示：「爾將此眼鏡持出，其匣子上照年紀刻簽子。」海望的回奏有二點應該注意，一者可知造辦處有「眼鏡制子」，可作為檢測度數的工具，故海望才能核對此副眼鏡應為四十歲。二則雍正六年，雍正五十一歲，而標示五十歲度數的眼鏡，與他不合，顯見雍正此時老花症狀並不明顯。到了雍正十一年二月，傳旨：「著做整樑辰時近視眼鏡一副。欽此。」（圖七）此則記錄值得重視的是「辰時近視眼鏡」字

樣，前引《在園雜誌》與《鄉言解頤》所載，清代眼鏡「以十二時辰編號，從亥逆數，由淺入深」，配戴者「按其年歲，以十二時相配合」，故此時雍正仍是近視眼，而「辰時」應為他此時的度數。清代眼鏡若以十二時辰編號，辰時為倒數第八，可見雍正的近視度數頗深。是年，雍正五十六歲，仍傳做近視眼鏡，顯見他老花眼仍不嚴重。但二年後，雍正五十八歲，傳旨：「著將五十歲眼鏡做一副：與三十歲、四十歲眼鏡校對試看。欽此。」這則記錄是在八月，距離他過世不到二個月，從傳做五十歲眼鏡用以校對試看，顯然視力明顯衰退，身體已出現警訊。據學者楊啟樵在《雍正



圖七 雍正朝活計檔書影，記載雍正傳做整樑辰時近視眼鏡一副。

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》書中研究指出，雍正正是服餌丹藥中毒而亡，中毒是否會影響視力？活計檔有則病例可供參考，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，南方大器匠梅士學眼痛，雍正令眼科吏目大夫陳繼鉉看診，經診斷後回報：「大器匠梅士學眼原係肝腎不足，翳障殘疾之症，肝腎虛虧，瞳老昏暗，難以收功，多藥無益。」梅士學因肝腎虛虧致使瞳老昏暗，故據此推估雍正是否可能因中毒，肝腎日益衰竭，而導致視力衰退。

### 賞賜臣工眼鏡以誌恩寵

盛清前期，宮中用以製作眼鏡的材料甚佳，造型雅致。但康熙、雍正對此頗為偏愛，不僅自己經常使用，還用以賞賜大臣，以示恩寵，使獲此賞賜官員深覺格外殊榮。據《活計檔》載，雍正曾傳做不同年齡的賞用眼鏡，賜予臣下，以示體恤臣工之心，如雍正六年正月三十日，傳做賞用五十歲、六十歲、七十歲玻璃眼鏡每樣十副。九月二十六日，將玻璃眼鏡二副，賞大學士蔣廷

錫（一六六九—一七三二）、張廷玉（一六七二—一七五五）。另如雍正朝名宦高其倬（一六七六一—一七三八）、田文鏡（一六六二—一七三三）、孔毓珣（？—一七三〇）等人都曾收過雍正皇帝賜予的眼鏡。（圖八）檔案中，經常有以歲數標示的眼鏡，如雍正六年三月十三日，傳旨：「做賞用玻璃眼鏡三十歲、四十歲、五十歲、六十歲、七十歲每樣做五

副。」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八日，傳做賞用眼鏡「七十歲水晶眼鏡二副，六十歲水晶眼鏡二副，五十歲水晶眼鏡二副，六十歲玻璃眼鏡二副。」這些眼鏡都是屬於老花眼鏡，老花眼是一種自然老化的現象，隨著年齡漸長，水晶體的彈性降低，眼睛看近物的調節力便逐漸下降，一般四十歲左右便會發生，老花可以用凸透鏡片製成的老花眼鏡矯正，輔助老化水晶體的調節力。老花眼鏡的



圖八 穿便服帶眼鏡的清朝官員水彩畫像。

配製的原理，是先配好凸透鏡片的眼鏡，參考年紀，再加上度數即成，故活計檔中以歲數標示的眼鏡是屬於老花眼鏡。然而，每人眼睛狀況不同，即使是老花，也必須驗光配對適合度數。雍正曾賜嵇曾筠（一六七〇—一七三八）眼鏡一副說：「朕所用眼鏡一副賜卿，未知可對眼否？若不對，不必勉領，隨便交回，朕另頒來。」嵇曾筠收到，立即繕摺稱謝：「自古明良眷注，未有如我皇上之體恤周詳」，雍正批示：「此朕案邊親用之鏡，本日批閱畢，隨便拈來賜卿者，若對眼，則卿之目力尚好，朕深為欣悅。」嵇曾筠的反映，足顯示臣下看待上賜物品的心境，亦反映幾個重點，其一，帝制時代，蒙上賞賜，其心態應是視為天恩，妥善珍藏，而不敢用；即使實用，試戴不對眼，亦不會明說。故嵇曾筠、高其倬、田文鏡、孔毓珣等官員感恩載德之心情，可想而知。其二，基於上述，嵇曾筠只能奏謝天恩，不致「白目」到索換眼鏡。其三，前已述及，明末孫雲球即已發明

「隨目對鏡」的驗光技術，無論近視老花，都應配對試戴。雍正賜嵇曾筠眼鏡，還特地問「未知可對眼否」，可見雍正明白，驗光是為眼睛尋找適當眼鏡的必然過程，但嵇曾筠竟答「纖毫無障，恰與目適相對合」，可能未必事實。

除賞賜官員外，活計檔中亦有雍正賞賜眼鏡給太監、匠役的記錄。如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傳旨賞太監鄭愛貴眼鏡一副。太監為皇室宮廷奴僕，身體「殘缺」，身卑卑微，多為帝王輕賤，然而雍正卻賞給太監鄭愛貴眼鏡，一則顯見鄭氏應受雍正喜愛，二者反映雍正心細，注意身旁僕役視力問題，極為難得。雍正惜才，南匠方西華能寫漂亮的篆字，他於雍正六年三月，被調往圓明園當差，但由於年事已高，目力衰退。雍正五年十月三十日，賞給「寫篆字人方西華用六十歲茶晶眼鏡一副」，以示體恤。此外，雍正重視匠役的工作安全，雍正五年閏三月十六日，雍正指示：「工程處潑灰的人眼睛若不遮護，惟恐有傷，爾等將玻璃古（鼓）

泡眼罩做些賞賜。」雍正朝時，玻璃仍是貴重之物，但雍正正在意匠役眼睛可能因公受傷，還特地指示做護目眼罩給匠役使用，保護眼睛。以上舉例，讀起來相當溫馨，足見雍正熱情的一面，亦可看出雍正的人格特質，其一，若賞賜官員眼鏡是為政治籠絡的手段，而賞給太監、匠役眼鏡，則是雍正真性情的呈現，亦凸顯他

濃厚的人情味。其二，身為帝王，對匠役漠不關心，本無可厚非。但雍正卻注意到匠役的年紀與眼力衰落，甚至關心匠役工作安全等細節，顯示他是真心關懷基層百姓的好皇帝。其三，現代政府設置專門單位督核勞工安全，雖然雍正朝未設有類似單位，但雍正能主動察覺勞工安全問題，不啻為先進觀念。

#### 圖片來源：

1. 《雍正帝觀書像》，朱誠如主編，《清史圖典》第五冊，雍正朝，北京，紫禁城出版社，頁172。
2. 《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封面。
3. 《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內頁。
4. 雍正朝活計檔書影。
5. 雍正朝活計檔書影。
6. 玳瑁眼鏡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，自攝。
7. 雍正朝活計檔書影。
8. 穿便服帶眼鏡的清朝官員水彩畫像，劉潯編，《帝國略影》，北京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頁54。

#### 參考文獻：

1.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宮中檔雍正朝奏摺》，臺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民國66年。
2. 雍正朝《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，北京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。
3. 《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》，臺北，臺灣華文書局，民國53年。
4. 清·清世宗，《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》。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1300冊。
5. 清·清高宗，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，臺北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民國65年版。
6. 明·郎瑛，《七修類稿·續稿》，臺北，新興書局，民國72年。《筆記小說大觀》，三十三編，第一冊。
7. 清·陳康祺，《郎潛紀聞·二筆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年二刷。
8. 清·趙翼，《陔餘叢考》，臺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67年。
9. 清·趙翼，《甌北詩鈔（一）》，臺北，臺灣商務，民國57年臺一版。
10. 清·劉廷璣，《在園雜誌》，臺北，新文豐，民78臺一版。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，第215冊。
11. 清·錢謙益，《錢牧齋全集·牧齋初學集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。
12. 清·李光庭，《鄉言解頤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13. 楊啟樵，《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8月。
14. 孫無痕，〈專諸巷的眼鏡—兼記古代光學專家孫雲球〉，《江蘇地方志》，1999年4期。